

陇原大地的三座地质纪念碑

□ 刘志宏

在祖国大西北,地处黄河上游的甘肃省,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宽530公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矿产资源丰富,矿种多,类型齐全,远景可观。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省已上表84种矿产保有储量的潜在价值为8300亿元。全省矿业及相关原材料加工业总产值约500多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3%,成为甘肃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建国初期,共和国百废待兴,我国探明储量的矿产只有两种,矿产品极端匮乏。我们党十分重视地质事业,毛泽东在1950年2月便发出了“开发矿业”的号召。广大甘肃地质工作者始终追随党的光辉指引,为破解“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的发展难题作出了积极贡献。正是他们艰辛的拼搏,从荒原中崛起了白银、嘉峪关、金昌这三座矿业城市,陇原大地三座地质纪念碑也由此诞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支援甘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自祖国各地的地质健儿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心,克服艰难险阻,在千里陇原用他们的智慧、汗水、以及青春和生命,发现和勘探了一个又一个矿床,不但为当时的经济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在那个年代发现并勘探的白银厂铜矿、镜铁山铁矿、金川镍矿等一些大型和超大型矿产地,至今还在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时期的地质工作,为今后甘肃省的地质找矿及矿业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夏季,地质矿产部召开全国地矿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要为当年那些由于地质找矿成绩突出,现已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地质队树

立地质工作纪念碑。甘肃省地矿局提出了在我省白银、嘉峪关、金昌三市分别建立一座地质工作纪念碑的设想,以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地质找矿做出突出贡献的641地质队、镜铁山地质队和祁连山地质队(原地质六队)的丰功伟绩。8月,地质矿产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经过协商,确定了纪念碑的图案和碑址,三座纪念碑分别坐落在嘉峪关市的中心花坛、金昌市的金昌公园和白银市的金鱼公园内。

为了准确反映当年参与地质找矿的地质队的辉煌业绩,以及有突出贡献的职工姓名,省地矿局多次邀请参与当年工作的老同志进行座谈,反复查阅档案资料,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先后七次易稿,1985年7月,由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兰州工程公司提出了三市纪念碑主体的设计图纸。三市纪念碑均为13米,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两名地质队员手握地质锤和管钳,合力举起一块矿石,高4.5米,用玻璃钢材料制成;下部为纪念碑主体,高8.5米,由钢筋混凝土筑成,外饰面均用我省武山县鸳鸯镇的墨玉和彩色大理石贴面,碑座为水磨石,周围设平台栏杆。上部人物造型由西安美术学院两名教师设计雕塑;下部主体工程由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兰州工程公司承建,1986年5月下旬全部竣工。纪念碑正面分别题写着:“纪念钢城的开路先锋”“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献给铜城的开拓者”,碑题均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黄苗子先生题写。纪念碑背面镌刻着勘探队事迹简介,分别记载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地质工作者不畏艰险,历尽千辛万苦,完成白银大型铜矿、祁连山寻找镜铁山大型铁矿、发现评价金川特大型铜镍矿床

的经过和业绩。

1986年6月10日、12日、14日,地质矿产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分别在嘉峪关市、金昌市、白银市为地质工作纪念碑举行了落成典礼和剪彩仪式,地质矿产部、甘肃省领导为纪念碑落成剪彩并讲话。西北五省(区)地矿局的领导,3个市、公司的主要领导,以及当年普查勘探中有过重大贡献的部分老同志,以及3个公司的职工代表、有关地勘单位的职工等数千人参加了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国务委员方毅、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为纪念碑落成题词祝贺。方毅的题词是:“献身地质科学,争做四化尖兵。”宋平的题词是:“希望广大地质矿产工作者发扬光荣传统,为开发大西北再立新功!”

地质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行性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缓解资源瓶颈制约、提高资源供给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陇原三座地质丰碑建立,这是甘肃地质人的骄傲,这是开创者的光荣。“我不愿和荒凉在一起,于是,我永远和荒凉在一起。荒凉不愿和我在一起,于是,荒凉永远和我在一起”。为了实现美丽的中国梦,一代代甘肃地质人拥抱着空空的戈壁、荒凉的沙漠、辽阔的草原、磅礴的大山,将热爱与进取书写在天地间,雕刻属于自己的人生,雕刻属于山野的世界,雕刻属于为祖国繁荣富强而高歌的生命。因为他们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却看到人间的至美。至今,耸立于白银、嘉峪关、金昌的三座地质纪念碑,见证着甘肃这3个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在为祖国建设的发展、甘肃大工业的崛起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与未来。



南梁红色故事

1936年11月19日,红军主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先后集结隐蔽于山城堡的南北地区,在山城堡东、东北和东南三面埋伏,放开西面,让敌人进入埋伏圈。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山城堡东南面洪德镇的吕家湾。红一师师长陈赓、红二师师长刘亚楼、红四师师长李天佑等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由于当地群众支持,红军隐蔽在山城堡南北地区,敌人未能发现。

胡宗南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二二三旅先头部队以一天200里的急行军,紧随红军之后进入埋伏圈。20日上午八时,七十八师二二三旅及二三四旅全部进至山城堡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是:以二二三旅四六四团部署在山城堡以北和以东阵地;将四六三团一个营部署在山城堡以南马掌子山东南山脚阵地,团主力为旅预备队;将二三四旅的四六八团(该团暂归二二三旅旅长指挥)一个营部署在山城堡以南马掌子山阵地,团主力部署在山城堡西北曹家阳台阵地;炮兵阵地设在山城堡以南200米外的高坎上,朝南方向。

21日下午2时,红军完成了对山城堡敌人的包围,并截断了敌军向甜水堡方向的退路。为了支援被包围的国民党军队,五架敌机低空盘旋扫射,但英雄的红军将士们奋勇冲杀,全然不顾。红一军团由南面向山城堡进攻,红十五团从西面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肖克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从北面向山城堡进攻。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惶恐万状。临近黄昏,敌人向山城堡以北的曹家阳台一带高地收缩防线,部分敌人抢占了哨马营旧寨堡,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红军乘敌变换阵地之机,发起总攻。夜幕降临,红军发挥近战、夜战的本领,组织发起第三次突击。红一军团第一师十三团在团政委魏洪亮带领下,全团每人一把马刀,迅速向敌前沿阵地马掌子山发起猛攻。突击队冲上敌人的碉堡后,在漆黑的夜里,与敌人混战在一起。红军将士们一只手提着马刀,一只手往前摸,只要摸着人头上有个“圆巴巴”(国民党军的帽徽),顺手就给一刀,一刀下去不管死活,又去摸另一个。凄厉的惨叫声吓破了敌人的胆,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几分钟后,由拼命顽抗变成了拼命逃跑。与此同时,在红十三团的火力配合下,红四师十二团团长邓克明率部穿插到敌人指挥部的后面,发起猛烈攻击,重机枪声、军号声、喊杀声震撼山谷,敌人马掌子山的防线很快被红军摧毁,紧接着攻占了山城堡。敌人边退边抵抗,但已混乱不堪。敌二二三旅旅长丁德隆见败局已定,放弃指挥,带着直属队摸黑从断马峒逃跑,红军以一部兵力追击逃跑敌人,以一部攻打哨马营阵地,最后将敌人全部赶进山城堡西北一条山沟里,歼其大半,其余尽被俘虏。

经过一昼夜激战,至22日上午战斗结束,红军将国民党胡宗南第七十八师二二三旅和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共五个半团的敌人全部歼灭,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装备。胡宗南嫡系遭此打击,狼狽逃窜,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纷纷向西撤退,蒋介石妄图在陕甘宁边境地区消灭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11月23日下午,红军在山城堡的一个旧庙里召开大会,庆祝山城堡决战的伟大胜利。大会由杨尚昆主持,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左权、聂荣臻、贺龙、任弼时等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参加了大会。朱德、彭德怀、贺龙等红军高级将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

为了支援山城堡战役,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全力做好支前工作,派出大批干部到临近的苏区筹集加工粮食,动员担架队运送物资。仅环县就派出向导100多人、支前队员600多人、捐赠山羊200多只、银圆300块、粮食2000多石和大量的清油、洋芋等。向导曹拴娃负伤牺牲。红军进入山城堡后,当地群众腾出窑洞、让出水窖、灶具,为红军提供住宿。在环县耿湾乡崔家园子村设有红军后方医院,群众把红军伤病员送到远在数十里的后方医院抢救治疗。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联合作战取得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抗战新局面的形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被誉为红军长征最后一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连载下)

鏖战山城堡

□ 张桂山

李自成鏖战正宁湫头塬

□ 师正伟

明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率领军攻陷真宁县城(今正宁罗川),杀了县令赵跻。明总督洪承畴兵至,农民军弃金帛为诱饵,明军贪图财物,无意追剿,农民军退驻乾州。10月间,明总兵左光斗与李自成战于高陵和富平,农民军伤亡了400余人。李自成率军北进,到了真宁县城,假称向明军监军刘三顾投降,真宁知县王家永出城招谕,丢失县印,自顾不及,刘三顾急忙入城自守,闭门不出。农民军进入泾源。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加大追剿力度。自从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失败,被捕下狱后,又启用参政洪承畴为延绥巡抚,继而迁为三边总督,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明军中最为强悍的要算曹文诏。曹系山西西大人,勇毅有智谋,在辽左从军,先后跟随熊廷弼、孙承宗打仗,因战功封为游击将军,后封为参将,又加封都督督事。陕西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后,被擢升为延绥东路副总兵,因追剿王嘉胤有功擢为临洮总兵官,先后追剿农民起义军于陕西、山西、河北等省,追杀了点灯子、张飞、红军友、李督司、可天飞等农民起义领袖。《明史》载:“文诏忠勇冠时,称明季良将第一。”

1635年,高迎祥、李自成率部西走宁州,与活跃在庆阳一带的过天星、蝎子块、乱世王等合兵,筹划了围歼曹文诏的伏击战。义军先于宁州湘乐镇巴家寨(巴家原)伏击了明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游击王锡命带领的3000兵,明军大败,艾万年及副将柳国镇被杀,刘成功、王锡命负重伤脱逃。当时驻守彬州(今陕西彬县)的洪承畴闻讯后,忧虑万状,手足无措,唯有把希望寄托于爱将曹文诏。曹文诏闻知艾万年战死,怒不可遏,拔刀砍地,请命出征。承畴大喜说:“非将军不足平此贼!”曹文诏带领3000人马前往征讨,农民军在湫头一带埋伏。6月27日,曹文诏之侄曹变蛟统率锐师在前打先锋,曹文诏率步兵殿后,行至湫头峁子,义军伏兵突起,把明军截为两段,分兵围杀。曹变蛟抢先为战,斩杀义军500余人。义军佯装溃败,向东面的林区撤退,明军紧追30里,到达雕翎关。眼看明军进入埋伏圈,义军四面杀出,与曹文诏大战于湫头越子塬。明军兵力分散,首尾难顾,丧失战斗力,死伤惨重,暴尸山野,血流成河,尽染村庄。次日,义军由乱世王当先锋,李自成居中,过天星继后,重又包围了明军。曹文诏左追右挡,且战且退,义军又诱敌西向。明军行至梁罗寨,义军埋伏万骑,四起合围,矢飞镞集。义军不知围住的是曹文诏。其时,明军有一小卒被缚,急忙大叫:“将军快快救我!”义军中从明军叛降过来的一小卒指着曹文诏说:“这是曹总兵。”义军欣喜万分,围攻更急。曹文诏疲于奔命,击杀农民军数十人,转头数里,身受重伤10余处,经烟村堡子沟的泥坭城,跑到姬家山,眼见内无战将,外无援兵,突围无望,乃拔刀自刎。

这一役,李自成率领的义军重创明军,曹文诏部损兵大半,游击将军及材官死者20余人。尤其是向为洪承畴所器重、以善战著称的曹文诏,在此役中兵败自刎,使明军为之丧气,而义军欢呼雀跃,高兴万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上册中也写到:“曹文诏,明朝末年的一位名将,于崇祯八年在真宁县湫头镇陷入高迎祥和李自成的农民军包围,被杀。”

后来,曹变蛟在曹文诏自刎地——罗川的姬家山碑子渠立碑一块,碑高7尺2寸,宽2尺5寸,厚8寸,上有二龙戏珠碑额,下为龟跌碑座。其碑文右上方纵书“崇祯拾壹年拾貳月”,中间纵书大字“大明曹大将军平贼大战尽节处”,左下方署名“临洮总兵都督、侄男曹变蛟谨立”。曹文诏自刎后抬至罗川北坡胡同沟口气绝,又在此立了绝气碑。古代人们称诸侯或大官之死为薨,曹文诏官至总兵,亦为高官,所以人们把停尸的村庄叫“曹薨”,后讹传曹文诏为“曹洪”。曹文诏埋葬的村庄人们称为冢巷村。明朝延建曹文诏太子太保、左都督,今有司建祠,春秋祭奠。墓地大约10亩,从外观看,墓冢从中凹陷,形似两个相连的墓顶。墓冢保存完好,现为正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珍藏

藏品纪念“辛亥革命”

□ 胡萍



图一



图二



图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中华民族从此得以向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时代迈进。100多年来,人们以各种形式纪念辛亥革命,缅怀先烈。我收藏了3件有关“辛亥革命”的藏品。

黄鹤楼辛亥革命纪念100周年烟标(图一)。我收藏的这对黄鹤楼辛亥革命纪念100周年烟标属打样标,为武汉卷烟厂制造,20支包装。它以红色为底色,烟标上端印着黄鹤楼的图案和黄鹤楼3个金色的篆体字。中间以黄底开窗的形式写着红色“辛亥100”字样。其中辛亥两字是竖着写的,中间有裂纹,仿佛在提醒世人不要忘了那场惨烈悲壮的革命;“100”为横写,两个“0”变形为两朵卷云,象征着现在和平安宁的生活。在烟标的中上部,有两个人的椭圆形黑白头像,他们是爱国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06年在香港创立了南洋烟草公司,生产“飞马”“双喜”“白鸽”等名牌香烟。而黄鹤楼香烟得名于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黄鹤楼品牌始创于20世纪30年代,是南洋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公私合营后成立武汉卷烟厂的产品。



书讯

由甘南州政协组织编纂的大型文史资料集《记忆甘南》(《甘南文史资料》第26辑),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记忆甘南》一书是甘南州政协在总结以往编辑工作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利用较短时间组织编辑的一部史料集。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连环画(图二)。这本连环画收藏于十几年前,它为铜版纸12开本,中英文,122页。是著名画家沈尧伊于八十年代创作的大型连环组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灰色封面上绘有孙中山侧面头像,头像中的孙中山面容严峻,眼神忧郁,似乎在为中国的未来深谋远虑。连环画的扉页上写着孙先生的题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全书共有60幅稀稀油画,生动地再现了一代伟人孙中山为自由、平等、博爱奋斗的一生,真实描绘了孙中山从事革命斗争艰苦卓绝的历程。画面精美、气势恢宏,极具收藏鉴赏价值。

粉彩双旗纹“辛亥革命特别纪念”执手瓷壶(图三)。父亲曾是名军人,这把执手瓷壶是父亲的心爱之物。其高约15厘米,壶正面和壶盖均绘有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18星旗和五色旗,两旗中间是行书的从右向左书写的“特别纪念”四个黑色字,壶的下部有暗红色的艺术字1911,表明此壶是为纪念辛亥革命而制造的。

《记忆甘南》出版发行

书中收录的58篇40万字的文稿真实反映了近百年来甘南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和取得的成果。与以往的文史资料集相比,呈现出史料更加丰富、珍贵文字和数据资料更加突出、更加贴近时代要求的鲜明特色。同时,为了向建党100周年献礼并为甘南脱贫攻坚留存珍

贵资料,《记忆甘南》在保留诸如“史海钩沉”“往事漫忆”“人物春秋”等经典栏目的基础上,特别增设了“红色记忆”“脱贫攻坚”新栏目,使栏目的设置与全书史料内容之间的统领关系更加科学和规范。

(王朝霞)